

# 梅花未放鶴歸天

## 王世中傳

(五) (本文插圖刊第139、140頁)

### ●王陶芳辰

#### 疲於奔波樂在其中

世中於四十一年後，曾陸續應邀赴美國密西根大學和菲律賓賓大學担任客座教授，繼又應德國之邀，參與學術討論會，並利用出國機會，邀請各國專家學者來台，從事學術交流，茲節錄莊作權教授（土壤肥料學會理事長）刊於土壤肥料通訊「王世中先生之學人風範」一文中部份報導：

「王會友有見於國際學術交流不足，尤其歐洲方面，他遂以極大勇氣與用心，以其聲望於民國七十一年在台舉辦第一次中德植物營養與土壤科學研討會，邀請西德當今第一流專家學者參加盛會，使我國學者得有機會與西德學者交換學術見解，討論今後合作方式，獲益與影響極為深遠。接着於民國七十三年透過國科會之安排，即有二位西德植物營養教授分別應邀在台大農化系及興大園藝系担任客座教授，即時產生成效，學子受益良多，此均為王會友一手所促成。」

民國七十二年八月，世中應邀參加美國華盛頓舉行之土壤學七國會，曾以平生所得撰就論

文一篇，擬攜往宣讀，惜當時大病初癒，未克成行，後該文雖請人代為宣讀，終以未能親自參加，並解答與會者所提問題而耿耿於懷。

世中應德國之邀，參與學術討論會時，順便拜訪母校——基森，並進行考查研究工作，當時德國新聞界曾發佈消息一則，承世中學友，三軍總醫院前院長潘樹人博士於百忙中，（率宏博考查團赴大陸開會前夕）特抽空譯成中文附後。謹此申謝！

#### 來自台灣的王博士

##### 中國科學家在基森市母校工作

「基森是我在德國的家鄉，在這裏我深切的覺得是在自己的家裏」這些話是來自台灣的王博士在昨天訪問中告訴本報（G.F.P.）的。個兒不大滿頭黑髮的王博士獲得有關廠商機構的委託邀請，在過去二週加入他母校基森大學農學院工作。藉此機會，王博士得以再度訪問他於一九四〇年考取博士學位的母校的所在地——基森市。王博士係於一九三八年開始在此間進修，最近才逝

世的Kötigen教授是他當年的指導教授，土壤學，物理化學及農業化學是他的主修學科。

完成學業進修後，王博士曾經嘗試返回他的老家福州市，但因中國戰亂正殷，而未能如願。嗣後在雲南大學任教七年之久，繼即轉往台灣工作。

王博士說甘蔗是國民政府台灣島最重要的農作物，而蔗糖則是最重要的外銷產品，顯然，吾人必須全力以赴，提高公頃單位面積產量，尋求新穎簡化的製造肥料的方法，研發促進甘蔗生長的營養劑，改善台灣島的鹼性土質。

這位遠道的訪客——大家公認的德國之友——猶能深刻記憶基森市的舊面貌。他在大石路（Gro Ben Steinweg）三號原有的小屋，今日已不復存在，昔日他經常去光顧的位於路易廣場（Ludwigsplatz）的老飯店 Augustiner 早已淪為戰時轟炸的祭品。

王博士特別感念母校所給與他的照顧支持，並且表示要邀請德國專家學者前往台灣訪問，他將於星期一再度離開基森市，前往 Weizlar 及

在 Braunschweig 的 Erlangen 等地，繼續進行他的考查研究工作。

基森大學醫學博士潘樹人譯上

八十一、三、二八

芳辰註：剪報中有兩個數目字書寫有誤。

1. 王博士係於1938年開始在此間進修。

按：應係1937年之誤。

2. 在雲南大學任教七年之久。

按：世中自1940年返國，至1947年來台，

記者誤以為在雲大任教七年，不知其

中尚包括在浙大等校任教，在雲大實

任教五年。

## 一場誤會成催化劑

一九七五年世中任糖試所顧問，主持一研究室。同時任國科會委員，兼生物組組長，每星期奔馳於台南、台北，當時因工作重點在國科會，便住家台北。

生物組的工作是負責有關醫、農、生物事宜，五年來世中對各方工作推展不遺餘力。當時組裏尚缺少某方面工作人員一人，正巧有人向國科會主任委員徐賢修先生推荐一適當人選，徐即交世中，希由生物組聘用，世中立即把這位先生的學歷，著作等交與一位專家審查備用。不料審查結果，此人大有問題。世中不欲揚人之短，雖已決定不予聘用，但遲遲未透露原因。一次徐主委在例行會議中，為這事對世中略有微詞，當時世中不在場，事後得知，一怒之下，便返回台南。過了幾天，我寫信催駕，兩天後的一個夜晚，收

到了回音。拆開一看，竟是一首詩，不禁莞爾。原詩是這樣寫的：

三月五日得芳辰函問歸期。作七絕一首以對。

君問歸期未有期。今受凌辱猶屏東。

怒髮冲冠求雪恥。雪恥應求研究功。

研究欲成屢挫折。遂使英雄心憂忡。

天長地久非吾事。研究功成天下尊。

(註)世中任糖試所副所長時，為小人所苦，糖公司體念賢勞，特調世中出長屏東分所不料小人陰魂不散，又鼓動屏東分所員工誣告世中以「所中黨員開會時，所長以非黨員身份強欲參加」公司得悉特請世中摯友——中興大學教授盛澄淵先生婉轉相告。世中勃然而怒曰：「所中何人是黨員，在何時何地開會，從未有所聞，何來強欲參加之事！」常以此無端受辱，而慨嘆良深。

僅僅幾十個字，把他的性格、志趣，以及一肚子的抑鬱、悲忿、雪恥圖強、鏗而不捨，奮不顧身的精神，表露無遺。子夏詩序裏給「詩」下的定義，不是這樣說嗎？「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衷而形於言。……」只要由內心發抒出來的真情感，何嘗不是最好的詩，又何必拘泥於形式。(按世中誤稱「七絕」一首)當晚我也胡謔了兩首安慰他。

三月六日夜十一時，善兒麗媳將返永和，臨行忽得手書共同拆閱，乃詩一首，善兒大笑，謂應予棧好留念，因奉和二首，以博一粲，只求押韻，未計工拙也。

(其一)

半生孜孜學力充，任君翔翹羽毛豐。

莫怪英雄遭凌辱，識者相知口碑同。

(其二)

勸君切莫心憂忡，研究窮變變斯通。

明朝檢視新成果，預祝神奇造化功。

芳辰未定稿七日晨一時

過兩天閩校長振興夫人——戴銘辰教授來訪，問起世中怎麼多日未返台北。我心想，閩校長與世中相知之深，正如閩與徐賢修友誼之厚，閩校長對這事已早有瞭解，所以我也必諱言了，閩太太是位心直口爽的人，她說：「告訴王先生不要生氣吧，讓徐先生給他道個歉好了。」我一愣，這怎麼可能的事，目前徐與世中職位不同，要他道歉，誰肯這樣做呢？而況事前世中遲遲未把真象說明不無疏忽之嫌。

世中去志已堅，總得回國科會把工作安排一下，交代一下。一天他由台北下班回來，告訴我說：「今天在徐主委辦公室談話，因為只有我們兩人，愈談愈起勁，最後徐先生站起來，用手挽着我的手臂，在辦公室踱來踱去，邊走邊談，並稱讚五年來生物組的成就……。」

我故意逗他說：「現在少爺的帽子不會再被頭髮給衝掉了吧？不過真正的大丈夫，徐先生却當之無愧哩，能不令人對他肅然起敬。」

不久世中辭去國科會生物組的工作，徐先生送了一個銀匾留念。那上面刻了十六個大字，文曰：

循名責實，獻可替否。

謙尊而光，心儀獨久。

下面是一片紅色小字，寫道：

世中先生兼本會生物組五年，建樹良多，今辭兼職，挽留弗獲，爰綴數言，用佩賢勞。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主任委員徐賢修敬贈

世中過世後，收到無數輓額，所謂輓額是四個字的橫幅，也是近年來最流行，最省事的奠儀。

親自撰寫輓聯的，已不多見。在寥寥可數輓聯中，竟有徐賢修先生送的一幅，上面寫着：

發奮忘食，樂以忘憂，沉潛研究土壤，中外蜚聲新學說。

推己愛人，忠誠愛國，坦蕩去私行誼，子孫騰發舊家聲。

人生得一知己，可以無憾，世中有知，當含笑九泉。至於早日達成他在土壤界的新貢獻，以上故事能說不是一帖主要的催化劑嗎？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民生報和在美發行的世界日報，分別有以下的兩篇報導。

中央研究院王世中院士，以三十年的歲月，默默的研究土壤學和植物生長，發展出一套新學說，跨越了國際學術界前賢的成就，可能革新未來人類的的生活。對於土壤傳統的說法——以一九三〇年代諾貝爾獎金得主魏克曼 Wakeman 為代表——大致如下：

土壤是由礦物質、有機物等構成。

有機物比例在百分之五以下，但極為重要，土壤之能滋生萬物，全靠它。

有機物經過微生物的分解合成，變成黑色勻細的混合物，稱為腐植質。

腐植質是大自然的累積，非人工朝夕間所能改變，現代化學肥料，雖可使荒土具有生產力，但化肥有一定作用，對於全球貧瘠土地的居民來說，他們窮餓的命運難以改變。

對於植物成長的理論，傳統的說法則是——植物成長有兩大要件——氣候和土地。

氣候和土地，兩項都非人力能控制，投資再多，科學再進步，只能略有幫助，不能有根本的變化。

王院士的創新理論，改變了這種看法。

王院士觀察研究土壤二十多年，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土壤中的礦物質具有很强的化學活性，能吸收空氣和水中的氧，轉化為氧陰離子（初生氧），初生氧又能把酚類化合物氧化變成持久性腐植質。

依據此一理論，土壤之有腐植質，不完全是生物性，也有其化學性，換言之，肥沃的土地並非全靠長年累月的生物作用才能育成，用化學方法也可使土壤性質改變，使瘠土「立刻」化作肥田。

這一理論的實用價值，對全世界而言——美政府的「二〇〇〇年報告」說到那時全球人口將為六十四億，較現在多一半，而成長的人口之九十二屬於低開發國家。

低開發國家最大的問題是餓與窮，饑餓的原

因，一為土地貧瘠，單位生產力低，二為農技落後。

照傳統土壤學的理論，土壤改良是投資巨大的長期工作，王院士的新理論，貧土可以即刻化作良田，為開發國家帶來了一線希望。

對我國而言——

台灣地區開發已達飽和點，今後如果人口繼續成長，糧食又要自給自足，必須由改良土地品質、開發新生地等著手。王院士的理論提供了一快速有效的途徑。

王院士在植物成長的理論方面也提出了新的看法，他在民國五十年，就負責研究台灣糖業面臨的一大困擾——宿根甘蔗發育不良，經過長期的觀察和實驗，王院士發現了植物成長的第三要件——土壤中微生物的均衡。

在自然情況下，作物根圍為一羣種類繁多的無害微生物所包圍，由於各種關係的制衡，形成奇妙的微生物均衡——對植物成長有重大影響。連作制度因長期種植同一植物而簡化了土壤環境，破壞此一生態均衡，導致作物生長不良。

連作作物種類頗多，甘蔗、大麥、小麥、燕麥、蕃茄等均是，影響全球糧食頗巨，王院士此一理論在實際上的運用，解決了台糖甘蔗生產的困難，進一步推廣，應對全球許多連作作物的生產有極大的助益。

王院士自德國學成歸國以後，除了短期應聘出國，他的研究工作都是在國內環境之下完成的，實為「科技生根」、「科技本土化」極佳例證。

王世中院士研究土壤學震動了國際學術界，

本報記者特訪問中研院吳大猷院長，對王院士的成就予以說明。

問：這些年來，我國一直在喊科技本土化，請教吳院長，王院士的成就，對「科技本土化」有何意義。

答：科技本土化必須落實，不是空口談談的。

王先生在我國環境中是一特例，他在土壤學這一部門中確有重大突破，從前國際學術界不相信他的理論，到近年來才接受他的說法。

王先生在台糖孤軍奮鬥，終於得到國際的承認，這對科技生根是一重大鼓勵，但這只是一個孤例，政府應以各種方式使「科技生根」——「本土化」普遍而落實。

問：近年來，我國經濟是工商掛帥，農業較不受重視，王院士的成就又是研究基本問題的基礎性發現，在現代急功近利的社會中似乎被人冷落，是否對純科學的發展有不良影響，請問院長對此有何看法。

答：二十年前，台灣地區最優秀的學生，志願是基本科學，近年來則轉向工商，這代表了社會的取向，政府為了面對國際局勢中的強烈競爭，大部份力量投進「可以立刻看得見」的經建。這兩股潮流影響之下，從事基本學術工作者自然就被冷落了，但是科技的基礎，還是要純科學的基礎良好，我說了二十年，行政院科技首席顧問賽馳也說了好幾年，相信將來必有一套妥善切實的方案提出，協助本土基礎科學的成長。以厚植國家命脈。

### 王世中和大地為友作土壤知己

「我走到郊外散步，一看到土壤，就會笑，土壤看到我，也會笑，因為他們的知己來了。」王世中院士娓娓細談他研究土壤的經過時，插了這一小段幽默的對白。

王院士今年七十一歲，已是退休之身。他這一輩子，一直和大地為友。

他是福州人，一九三四年燕京大學化學系畢業，在德國萊比錫大學深造。得了農化博士，回國後先後在雲南大學、浙江大學教過書。

台灣光復後，王院士即在台糖研究所工作。民四十一年，台糖開始推廣宿根甘蔗。

宿根甘蔗耕作方式早已在全球各甘蔗產區實行，成績良好。但在台灣地區卻普遍發現若干問題——宿根不發芽，或發芽成長到一半時即停止生長，影響到台糖營運。

到民五十三、四年宿根甘蔗問題愈來愈嚴重，以烏樹林糖廠拔子頭農場為例，該農場每公頃土地平均可生產八九萬公斤。五十四年甘蔗發芽情況良好，但是，到了六七七月時，生長速度變得極慢，到收成時，只收穫三、四萬公斤，比平時一半還不到，且有蔓延遍及台糖各農場之勢，嚴重威脅到台糖的業務。

王院士組織了相當可觀的高級農業科技人力，對此問題進行長期、全面的觀察和研究。

專家們提出了許多可能性以解釋宿根甘蔗發育不良的現象，計有：①土質粘重，鹽分過多。②管理不良。③因連作而引起的「土壤疲乏」(Soil Fatigue)。④草蟬若蟲蟲害。⑤土壤中

某些有害微生物。⑥土壤中酚酸過多，及其他毒質在土壤中的積集。

王院士和他主要助手李松伍君（現任台糖研究所植物營養系主任）就所有的可能性一一加以驗證，前後多年，做了數不清的觀察和實驗，終於得出兩項突破性的理論，解決了台灣地區宿根甘蔗發育不良的問題。為全世界土壤學和植物成長理論開拓了研究新方向和新天地，更為二〇〇〇年人類將面臨的食糧問題帶來解決的新方案，王院士的理論就是：

——土壤中腐植質不僅是由生物學途徑產生，化學途徑也能產生腐植質，改變土地的生產力。

——植物生長，在氣候、土地兩要件之外，土壤中微生物均衡也是另一要件。

王院士由觀察、實驗發現許多現象不能以原有理論加以解釋，先是心中發生一團疑雲，經過一段時間，突破成為清晰的理論。最初，西方國家土壤學者不接受這種新理論，王院士有關理論的第一篇論文便遭英國土壤學會的刊物退稿。王院士毫不氣餒，再精心研究，最先是西德，接著，英、美、日本相繼接納了王院士的新理論。一九八一年德國頂尖的土壤學家到台北參加中德土壤會議，吸收王院士的先進學說，美、日、菲邀請他出國講學或派人來台請益，已為土壤學開闢了研究的新方向，使王院士成為國際學術界大師級的人物。

近年來我國朝野上下對科技都予以極度的關心和注意，科技生根或本土化更是大眾關心的焦點。

王院士說，做學問的人不要好高騖遠，受了基本訓練，具有獨立工作學問的能力，抓住一個題目，耐心做下去，持之以恆必然會有結果。而且愈來愈深入，久了自會超越前人超越國際成就，這樣子科技才能生根。

王院士對目前青年人的作風，社會的風氣也多多指斥。

他說現代人多是不爭千秋而爭一時，太重視實的利益，忽略了立國最基本的要件——個人的品德、倫理、道德，能夠有所為，有所不為。他又感嘆甚深的指出，其實這些也是做學問的基礎條件——如果一位學者沒有這些素養，如何耐得住實驗室中長年累月的寂寞和外面花花世界聲色繁華的雙重壓力。

王院士指出要科技生根必須切實重整國民道德，也要培養週密、切實、徹底、合作的科學精神。

王院士的生活十分簡單，住在台中市一幢安靜平凡的公寓六樓，他年事已高，身體也不很好，少年時代的運動——網球，早已絕緣。現在的休閒生活，只是欣賞音樂。王院士說他喜歡古典的東西，像莫扎特、貝多芬、舒伯特……

王夫人是一位典型傳統的主婦，對她的丈夫既敬佩又寵愛，照顧得無微不至。

高尚的品質，簡單的生活，賢淑的內助交織成一片穩定的基礎，使王院士得以排除一切，安心地工作。

### 留給家人無限哀思

卅年埋首功夫在，一擲乾坤改。平生名利縱超然，青史應留立論著鞭先。可憐終歲失眠疾，我解失眠意。桌端枕畔稿猶新，從此鑽研嘗試待何人！

——調寄虞美人——

先夫王世中先生於七十四年一月八日夜因心臟衰竭，病逝台中榮民總醫院。過去他曾花了三十年歲月，默默研究土壤學與植物生長，終於突破了土壤學的傳統說法，開創新的理論，跨越了國際學術界成就，可能革新人類未來生活。他對自己的理論和研究成果，極負信心。曾說：「現在美德日諸國土壤界人士已有根據這項理論去從事研究了，但起步較遲。我必須力著先鞭，來奠定這個理論的基礎。」於是不分晝夜，苦心勞思，希望自己的理論能做到完美無疵。無奈心愈急，體力愈差，病愈加深，終至不起。我在悲痛之餘，寫了前面小詞一首。

自從家中遭遇「大故」，一家人無分長幼，都極度悲傷。咸兒想起自幼聽過父親平日為人「疾惡如仇」種種動人故事，和最近親見親聞。父親「愛才若命」一件件感人事實，種種行徑，指不勝屈，同時也早已傳誦人口。他對父親為人瞭解最真切也最崇敬，特用他的感受代擬悼詞一聯。

疾惡如仇，不與世浮沉，不屑做鄉愿，正義永彰，口碑長留示兒輩。

愛才若命，使俊傑穎脫，使長才得展，典型猶在，愧無成就繼家聲。

七十三年九月九日世中才由台大病房搬到景福館休養，半夜忽把我推醒。說：「有件很重要的事情告訴你。今晚我覺得人很不舒服，如果我不幸，千萬不要讓良良奔喪回來。他的孩子那麼小，（按友真當時才八個月）夫妻兩人又都有工作羈身，這樣會影響他們的工作。」

半夜裏，睡夢中，突然聽到這樣的叮囑，心裏是什麼滋味！我勉強笑着回答他：「不要胡思亂想好吧！」世中很認真的說：「我是在和你說正經話。」

十二月十三夜，世中患腹瀉，咸兒在床邊陪伴，我睡在隔壁房間，聽世中對咸兒說：「將來我要土葬，但一切從儉，不可鋪張，良弟不必回來，不然會影響他們的工作。……」

又是交代身後事！我在隔壁聽得清清楚楚。心想良兒將來奔喪回來既不允許，何不馬上要他回來呢！忽然台大醫院的一幕又出現在我眼前了。近年來世中情感特別脆弱，他住台大醫院時，過去做研究最得力助手之一的李松伍先生來看他，談沒幾句話，忽然不支，幾乎昏了過去。幸而是在醫院，沒出事。萬一良兒回來，乍見時之欣喜，對他脆弱的身心固然担負不了，良兒總得回自己工作崗位，一旦離去時之悲傷，他又如何受得了呢！萬一經不起這個又喜又悲的感情衝動，而發生意外，豈不弄巧成拙，近一年來世中為了幾篇論文，身心交瘁，瘦骨嶙峋，岌岌不可終日，想到這些，只有用淚水掩蓋我那徬徨無主的心了。

第二天良兒有越洋電話來，我把世中所言身

後之事和我的顧慮一併告訴了他，良兒泣不成聲，電話掛斷兩次，無法冷靜下來，最後我告訴他：「還是維持每星期來兩次電話的規定吧。」

代良兒一吐他胸中鬱結的悲痛：

兒時庭訓，燈下課讀，今重洋遠隔，藉電話傳音，春暉長在，猶冀久承椿庭蔭。

靈耗驚傳，慈顏頓杳，痛遺命難違，嗟陳情無路，深恩未報，那堪重讀蒙我詩。

善兒每次回家，見父親日瘦一日，一邊吞藥，一邊撰寫論文，飯菜已上桌多時，幾番催請，遲遲不肯用餐，鼻上懸掛通氧氣皮管，手中翻閱剛寫好文章，每晚不將安眠藥放置枕邊，不敢就寢，而實際服用安眠藥後，依然整夜失眠的情形，為之痛苦不堪，幾次進諫，希望父親保重身體，稍事休息，不但不被採納，反招致不悅，代善兒表達他無可奈何的心聲。

嘗憶兒時課罷，父猶手不停揮，焚膏繼晷，含笑書叢，始信學問以濟世，其樂固無窮也。

奈何年逾古稀，竟爾廢寢忘食，朝斯夕斯，力竭精銷，終以有涯隨無涯，兒悲其有極乎。

喪禮後我隨善兒全家來台北暫住，一個星期日的下午，十歲的友嫻孫女和九歲的友彥孫兒姐弟兩人在自己書房裏彈鋼琴，我在臥房整理東西，平日他們彈琴約一小時便出來玩了，今天我耳邊却是一片非常淒涼的聲音，重複再重複，已彈了

約一個半小時之久，尚未停止，我好奇的跑過去看他們，只見友彥坐在鋼琴前椅子上，左手按着琴鍵，右手高舉着一隻鉛筆，在打開的鋼琴蓋放歌譜處，放了一張印有五線的稿紙，那上面塗了許多小豆芽，見我進來，像煞有介事的依舊聚精神會神的左手在彈，右手在畫，他身邊的姐姐站在右方，同樣一隻手彈琴，一隻手在畫，我好奇的問他們：「你們在做什麼？」

「寫懷念爺爺的歌譜。」友彥回答我。

我愣着了，友彥、友嫻小少年紀，他們如何會作歌譜？於是我說：「這些小豆芽我看不懂，你們會作歌詞嗎？」

「會！再過半小時我們拿給奶奶看。」兩人交換了意見後，同時答覆我。

又半小時後兩張附有歌詞的歌譜，同時送到我手裏，早已把樂譜忘光的我的確看不懂那一串串的小豆芽，但當我看完兩個孫兒的歌詞時，熱淚竟奪眶而出，有如泉湧。

友嫻的歌詞是：

忘不了、忘不了，您是我們敬愛的爺爺，我們永遠敬愛您，我們永遠懷念您，我們都以您為榮。

友彥的歌詞是：

不會忘，不會忘，我敬愛的爺爺，不會忘，不會忘，我愛的爺爺，我喜歡的爺爺，您到那裏去了？

孫兒們的歌詞喚醒了我幾乎兩個月麻木不知悲痛的心，現在忽然清醒了，我的淚水也一串一串的流下來了。

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本  
請撥電話五〇六五三一，  
即可收到書刊。

訂閱「中外雜誌」「時代文摘」  
請撥電話五〇六五三一

聽！孫兒們又在彈琴了，忘不了，不會忘，我們永遠懷念您，您到那裏去了？……

### 生死之謎答案何在

世中於民國二年七月一日生，七十四年一月八日卒，時年七十有三歲，時光易逝，轉瞬間世中八十冥誕將屆，緬懷「十載鏗而不捨」，已成我生命中陳迹，又四十四年憂樂與共，竟留給我無法解答之謎，雖然曾把我拉到一旁說悄悄話的八弟已先世中兩年而去，雖然世鏡弟來信說：「對我們王家男性來說，在過去歷代中能到七十歲的還不多，我們的祖父沒有，我們父輩五兄弟中只有大伯父最長，也只到六十七歲，能超過七十歲，可算是上壽了。」但是每一念及「人類何去何從？」，「靈魂是否不朽？」，「永生是否可能？」，莊子說：「生寄也，死歸也。」寄於人世，易解，歸於何方？難知。這一連串的謎始終縈繞着我，困惑着我，無法解答，永遠無法解答！（完）